



苏城小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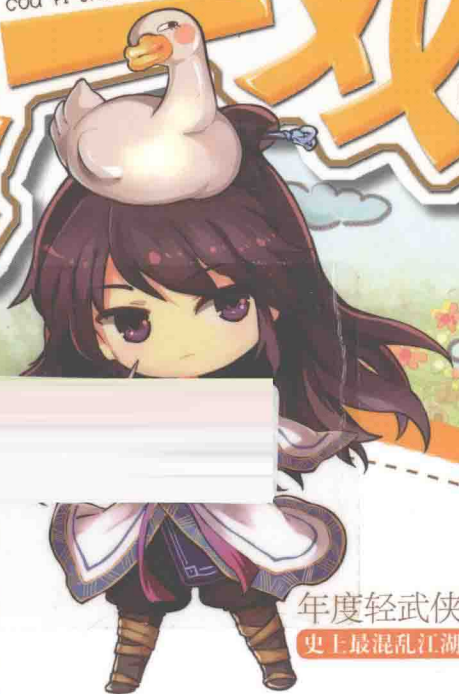


# 天下无双 凑一双

TIAN XIA WU SHUANG  
COU YI SHUANG



明明师承同门  
偏偏资质悬殊难得青梅竹马  
却是相爱相杀



年度轻武侠收官巨献  
史上最混乱江湖密闻席卷而来

天下无双嫡亲儿子 VS 天下无双嫡传徒弟



每一个好运背后都有一段 **血泪史**，每一次意外背后都是一堆 **麻烦**！

所以说，人不能乱救，东西不能乱吃，师傅更不能乱拜！

哪个无双不孤单？江湖太可怕，不如早还家~

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无双凑一双 / 苏城小柳 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 
2013.10

ISBN 978-7-221-11434-1

I. ①天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4337 号

---

## 天下无双凑一双

苏城小柳 著

---

策划人 陈继光

责任编辑 陈继光 潘 媛

特邀编辑 莽 儿 菜秧子

封面设计 巡 山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

营销电话 0851-6828640 (传真)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---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290 千字

印 张 11

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1-11434-1

定 价 24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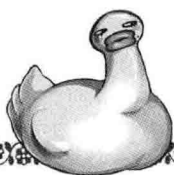
---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 目录

Contents

楔子 逃出师门	001
一、 找个靠山	008
二、 事与愿违	024
三、 仇敌见面	042
四、 冤家聚头	062
五、 达成协议	085
六、 横生枝节	098
七、 一波未平	119
八、 前尘旧事	139



# 目录

Contents

九、玲珑骰子	153
十、迷雾重重	174
十一、重返昆仑	199
十二、真相揭晓	218
十三、白云苍狗	242
十四、云开月朗	262
十五、变故连生	289
十六、有情无情	308
十七、梨花时节	328





逃  
出  
师  
门

楔  
子



祭门是江湖上最大的杀手组织，祭门的掌门人纪寥则是天下第一高手。

渺渺原本一直是深信不疑的，可是现在……她瞅了一眼窗外灯火通明的祭谷，然后转头看向来人，不可置信道：“你是说，掌门师父他死了？”

前来传话的小弟子点点头，见她一脸呆滞样，又补充了句：“掌门临终前还说，由纪师兄继承新掌门之位。”

“啊？”渺渺像只受惊的兔子般跳了起来，“传给那个纪小柏了？纪小柏现在是新掌门了？”

“是。掌门传位的时候四大护法也在场。师姐若是不信，可以去向几位护法求证。”

“呵呵……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渺渺讪笑着将传话的小师弟推出屋外，恍惚地关上了房门。

师父死了，那个总是号称自己武功天下第一的人竟然死了？还传位给他那个心狠手辣的儿子纪小柏？

在屋里呆立了一瞬，渺渺终于想起自己现在的处境，不由得再次跳

起来——师父死了！她的靠山没了！还不赶紧跑路去！

夜深露重，两旁的竹林发出沙沙的摩挲声。渺渺背着包袱飞快地行走在祭谷里，忽然感觉到前方寒气森森，似乎……有杀气？

她心里咯噔一下，转头就想往回跑。

可惜为时已晚，一道幽幽的声音自前方传来：“这么晚了，小师妹要去哪儿？”

问话的人是个少年。月光这么冷，可那少年紫衣烁烁，负手而立，面上带着笑，墨色长发没有束起，铺在肩上垂至腰间，整个人漂亮得像是湖里的妖精。

“纪、纪小柏？”渺渺望着他，声音有些颤。

被唤作纪小柏的少年眉眼微挑：“小师妹，我爹今晚才刚刚去世，你身为他的爱徒，却连他入土前的最后一面也不见见就要走，是不是太不孝了？”

“呵……呵……”还不是被你给逼的，渺渺干笑了两声。她就知道掌门师父一死，纪小柏一定不会放过她，所以才会想到连夜逃跑，哪知道还是被逮了个正着。

警惕地盯着一步步朝她走来的少年，渺渺全身的寒毛都竖起来蓄势待发。

纪小柏却像是全然没有注意到她的戒备，闲话家常般地开口道：“渺渺，你可知我爹临死前交代了什么？”

“嗯，叫你继承掌门之位？”

“不止。”少年的嘴角扬起一丝弧度，“爹除了要我继承掌门之位，还要我娶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渺渺瞬间如遭雷劈，睁大了眼颤声道，“怎么可能？”

她和纪小柏虽然有同门师兄妹的关系，却从没有半分同门师兄妹



的情谊。她六岁入门，因为极受掌门师父的偏爱，被纪小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。两人同门十二载，她可是日日都生活在被他追杀的水深火热之中。

纪小柏轻嗤一声：“怎么不可能？我爹生前最疼爱你这个徒弟，他临终前担忧你将来无依无靠，就将你许了我。”

渺渺倒吸一口凉气：“呃，那你要娶吗？”

纪小柏眯起细长的凤眼睨视她：“那你要嫁吗？”

这……嫁给心狠手辣的纪小柏？会死人的吧！

小心翼翼地瞄了眼对面俊美出尘的少年，渺渺冷汗：“小柏哥哥，掌门师父尸骨未寒，咱们这个时候谈婚论嫁不好吧？”

“我明白。”纪小柏点点头，表情是十二万分的体贴，“我爹生前那么疼你，他一走，你心里定然是想下去陪他的。我都明白，所以我今晚专门赶来成全你。”

“不不不……”不要胡说八道啊！！

哀号声还未来得及喊出口，白光一闪，对面的少年已经拔剑在手，渺渺吓得转身就跑。

论武功，她绝不是他的对手。虽然她从小就由掌门师父亲自教导，但因生性懒散悟性又差，至今连只鹅都打不过。而纪小柏则和她完全相反，天资卓绝、作风狠厉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祭门里一等一的高手了。

黝黑的竹林里，两道人影在月光下一前一后地追逐飞奔。

见渺渺逃得窝囊，纪小柏心中不由得更恨。

这个女人，从小霸占了他父亲的宠爱，却连父亲万分之一的本事都没学到，真不知道父亲当初是看中了她哪点。

想到这里，他愤愤地又朝她刺出一剑，这一剑又快又狠，眼看就能切入对方脖颈，不料渺渺像是早已预测到他的行动，仰头擦着剑身往



反方向躲开了。

他刺，她躲。他再刺，她再躲。

尽管每一次都躲得狼狈，但渺渺却确实确实每一次都避开了他的攻击。

一盏茶过后，纪小柏已经处在了狂暴的边缘。明明两人实力悬殊，可是几十招过去了，他就是奈何不了她。他出的每一招都像是落在了镜花水月里，以为刺中了，却每回都是一场空。

所以，他真的好恨。

这个渺渺，整个祭门最没用的人，连一只鹅都打不过，却偏偏能招架住他。就因为他那个武功天下第一的爹曾经教了她一套功夫专门克制他。没错，专、门、克、制、他！

为什么！

明明他才是纪寥的亲儿子，可任凭他日日夜夜潜心苦练，十三岁就成为祭门优秀的杀手，无数次九死一生地回来，都换不来父亲多看他一眼。

这也就是了。可为什么！父亲居然还为此这个废物一样的女人专门创了一套功夫来对付他！

越打越是恨意难掩，仿佛要把多年的积怨全部发泄出来，少年原本白皙如玉的脸庞也变得狰狞了起来，手中的长剑更是疾速连刺。

渺渺陡然间感到压力倍增，勉强又躲过了一剑，终于瞅准了个机会就往后山禁地的方向发足狂奔。她心里清楚得很，纪小柏是真正的高手，她凭着师父教的几招虽然能唬住他一时，可一旦他发起狠来，她肯定是只有等死的份。

“渺渺躲着我做什么，难道你不想和我爹去地下团聚？”纪小柏提着剑紧追不放，见她一头栽进了禁地里，声音越发的阴郁了，“小师妹对这里倒是挺熟，我爹以前带你来过？”连门中禁地也让她自由出入，



父亲竟然对她纵容到这个地步？

“呵呵……”渺渺一边躲闪一边干笑。何止来过，这地方她已经熟到闭着眼睛都能来去自如，可这话她不敢在他面前说出来。

头顶的夜空黑到深不可测。纪小柏恨得要命，在渺渺的身后步步紧逼着。被恨意冲昏了头脑的他完全没注意到，自己正不知不觉地被对方引入了一处花海。

浩瀚无垠，由大片虞美人花组成的，仿佛怎么走都走不到尽头的花海。

等他终于察觉到情况有异的时候，已经被困在这片花海之中抽身不得了。

渺渺的身影就在几丈开外的距离，他却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冲过去砍了她。因为无论往哪个方向走，他下一步都会回到原地。

意识到自己中招的纪小柏咬牙：“九转玲珑阵？”

不远处的渺渺终于停下脚步，笑咪咪地冲他挥手：“小柏哥哥，师父的后事就交给你了。渺渺不孝，要先走了，咱俩从此江湖不见，后会无期啦。”

哈！这个九转玲珑阵，师父也曾说过挺能唬人的呢。

渺渺拍拍衣裙，乐颠颠地转身就走，身后却传来了纪小柏咬牙切齿的声音：“你以为你能跑掉？！”

背后的剑气猛然暴涨，察觉到不对，渺渺连忙回头，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

茫茫花海之中，一袭紫衣的纪小柏长身而立，手中的宝剑被他高举过头顶。那像墨一样化不开的夜幕里，有苍白的月光流泻下来，如银雾般凝聚在高高举起的剑尖之上。

反应过来他想做什么，渺渺慌了：“喂、喂，纪小柏你不要冲动啊——”

可惜已经晚了，长剑以雷霆之势横扫下来，艳红的花海顿时如火

山爆发一样向四周迸发开来。无数被剑气斩断的虞美人花飞向了半空中，很快有阵阵的香气从花茎的断口处溢了出来。

渺渺大惊失色，飞快地抬手掩住自己的口鼻。虞美人的花茎有剧毒，人一旦吸入隐藏在花茎里的香气就会死。纪小柏在祭门这么多年，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。

到底是什么样的恨意，竟然让他不惜死也要拖上她？

她总以为，师父本来就是个大冷酷冷血的人。就算没有她，师父也不见得会多疼爱纪小柏这个儿子，所以她从来都没细想过他究竟恨她到什么地步。

跌跌撞撞地跑进破败的花海之中，渺渺终于在凌乱不堪的碎石堆里发现了昏迷不醒的纪小柏。匆匆摸了摸他的脉搏，发现还在跳动，她连忙从裙摆上撕下一片布蒙住他的口鼻，然后费力地将他往阵外拖去。

折腾许久，两人总算脱离了虞美人所散发出的雾瘴范围。渺渺郁闷地瞧了半死不活的纪小柏半晌，终究还是叹着气检查起他的伤处来。

因为刚刚强行破阵而牵动了碎石机关的关系，纪小柏的身上被打断了好几根骨头，虽然在最后关头他自闭了穴道没有吸入毒气，可他身上的伤口依旧无可避免地沾到了花茎里流出的毒液。

渺渺皱着眉，抽出随身带的匕首，利落地割开他身上各处伤口开始放血。她下手又重又狠，惹得昏迷中的纪小柏直哼哼。

哼哼？我还没哼哼呢！渺渺瞪着像死鱼一样任她宰割的纪小柏，泄愤似的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几刀，就当是你这么多年来每天追杀我的回礼了！”

昏迷中的纪小柏也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，突然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。



渺渺吓了一跳，扭头瞧见他并没有恢复意识，才松了口气去掰他的手指。

唉，手抓得这么紧，是想留住什么呢。渺渺望着他惨白的俊脸直发呆。

肌肤如雪，容颜如玉。纪小柏此刻紧闭的凤眼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，脸上少了许多凌厉之色。然而即使昏过去了，他也依旧露着像刺猬一样孤傲的神情。

真是自负又可怜。

可是……她和他到底谁更可怜呢。

放出的血很快就转红了，渺渺为纪小柏止了血，见他性命无碍，便扔下他打算继续跑路。

夜风吹动着树枝，有朦胧的星光洒下，柔和地照在了少年的脸上。已经站起身的渺渺，忽然又鬼使神差地低头看了地上的人一眼。

他的双眼红肿，显然是哭过。

心突然就这么软了一下。

——师父死了。原来今天晚上，有个人和她一样伤心。

找  
个  
靠  
山



从后山悄悄溜出祭门的时候，天都快破晓了，渺渺深吸一口气，几乎闻到了海阔天空的味道。

纪小柏最终还是被她扔在了山上的禁地里。那家伙受的伤虽然不致命，但也绝对不轻，不在那里躺个两三天是动弹不了的。而且最妙的是，祭门的其他人不能擅闯禁地，所以谁也不会发现他们的新任掌门会在那里躺尸。

只是以纪小柏的性格，这笔账肯定是要全部算在她头上的，下一次再被纪小柏抓到的话，她可以肯定那就是自己的死期了。

唉，只能趁着现在逃得越远越好了。

可是自己从六岁进了祭门之后就再没出过谷，天大地大，她又身无长物，要逃到哪里才好呢？

边走边胡乱想着，脚下忽然就踢到了一团东西。渺渺低下头，冷不丁看见一个男人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，长发盖住了脸，似乎是昏了过去。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身上的衣服，花花绿绿的，居然穿得比女孩子还要鲜艳，风骚得像一只开屏的花孔雀。

好奇葩的家伙。



渺渺默默观察了一会儿，正打算抬脚离去，不料脚腕蓦地被人一把抓住，她猝不及防，顿时摔了个狗吃屎。

“好痛！”揉着被磕到的下巴，渺渺恼怒地扭头看去，却没想到一看之下愣住了。

刚刚还躺着的“花孔雀”已经坐了起来，一只手牢牢地抓着她的脚，身上和脸上全是泥土污渍，看上去很是狼狈，可他偏偏有一双深邃又明亮的眼，仿佛能洗净人心，眼角处微微翘起，竟带了一股风流无限的味道。

这双眼、这张脸，可真不是一般的好看。渺渺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。

男人回望着她，表情也有些愣：“花妖？”

渺渺顺着对方的目光看了看自己，再抬头看了看他一身五颜六色的衣服，有力地反驳道：“你才花妖呢！”

对方噎了噎：“呃，是在下糊涂了，姑娘貌美如花，不是妖，那必定是天仙了。”

活了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直白地夸她漂亮。渺渺有些不自在地抓了抓头：“我不是妖怪也不是神仙啦。倒是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哦，在下名叫南卿，是来此地赏花的。”

赏花赏到这种深山老林里来？渺渺再次打量了眼他花哨的衣服，忍不住狐疑：“那你怎么倒在这里？”

南卿也很迷茫：“大概是因为这片花田太大，在下走着走着就睡着了。”

“糊弄谁呢？这山脚周围才多大……”反驳的话只到一半就消了音，渺渺睁大了眼，望着周围一望无际的虞美人花海彻底傻了。

这山脚四周，竟然布着一个比禁地大了十几倍的九转玲珑阵。一株株娇艳的虞美人花悄然融在周围的景致中，这么大的阵，只要走错

一步，恐怕都要绕个两日才出得来。

见渺渺瞪着草丛里的花直皱眉，南卿好奇道：“姑娘，这花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鉴于这只“花孔雀”刚刚对自己的不吝赞美，渺渺对他也多了点耐心：“这花叫做虞美人，全身都有毒。虽然只要不接触花茎里的毒液就不会致命，但是人在这些花的附近待久了会意识模糊，所以你之前才会昏倒的。”

南卿一听，立即“啊”的一声就软趴趴地贴向了她：“怪不得在下头好晕啊，姑娘快扶我一把。”

“喂你不要乱摸啊！”没料到对方会突然靠过来，渺渺顿时又羞又惊，下意识地拔起一棵虞美人花就朝他砸去。

南卿顺手接住花，细看了一眼后抬头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刚刚是不是说此花的花茎很毒？”

断掉的虞美人花茎之中很快散发出一股绿烟状的毒瘴，渺渺飞速跳离两丈远，干笑道：“所以，你还不赶快把手里的破花给扔掉啦！”

回答她的是男人咕咚一下的倒地声。

渺渺仰天长叹。真他娘的太衰了，救完一个又来一个。

山下的阵要比山上的那个大许多，所以破解起来也要复杂得多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男人拖到了安全地带后，渺渺见他一直都没转醒，不由得就动起了歪心思。

姐姐我辛辛苦苦救你出来，向你讨点辛苦钱也不过分吧？

想着渺渺的贼手就往男人身上摸去，很快在他腰间摸到了一块方正正的东西，掏出来一看，是块精致繁复的古铜色腰牌，正面刻着闪闪发光的“南赋”二字。

南赋？难道是那个威名赫赫的南赋庄？

师父以前曾提过，南赋庄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名门正派，不仅在



白道之中地位尊崇，一般的邪魔外道更是不敢轻易招惹。

渺渺大喜，她正发愁以后要怎么躲避纪小柏的追杀呢，没想到这靠山就自动送上门了。

再看向“花孔雀”时，她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。

眼前这男人虽然衣着品位让人不敢恭维，但是衣料却是好料子，那块腰牌又做得精致威严，想必他在南赋庄不是个小角色。只要哄好了他，以后跟着他去南赋庄混日子，哪里还需要忌讳一个纪小柏？

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中，渺渺忍不住嘿嘿地笑了起来。许是被她的笑声所惊扰，靠在树干上的南卿缓缓睁开了眼：“在下这是到了黄泉了？啊，姑娘你竟也追随我而来了？”

渺渺几乎就想扑上去抱他的大腿：“南卿公子您真会说笑。咱们还在人间呢，我已经带你离开那片虞美人花了，现在安全啦。”

南卿一怔，朝四周看了看，发现自己果然已经不在山脚下了，心里不由得暗暗吃惊，再看向渺渺的眼神也完全变了。

——眼前这小丫头是什么人？竟然会破解连他也束手无策的九转玲珑阵？

目光重新在她身上转了几圈，最终落在了她手里的东西上。

渺渺顺着他的视线低下头，立刻窘迫地将手里的腰牌递还给他，讷讷地解释：“那啥，这是我拖你过来的时候，它自己掉出来的。”

“嗯。”南卿点点头，伸手接过腰牌。

“那个……刚刚是我救了你。”

南卿瞥她一眼：“那好像也是你先拿毒花砸晕在下的。”

渺渺强辩道：“那后来要不是我把你拖出那片花田，你现在就被瘴气毒死了。所以，还是我救了你呀。”

南卿听得一笑，朝她悠悠一拱手：“那在下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”

呃，就这样？就这样？！



见对方完全没有进一步感恩的意思，渺渺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往下说：“那啥……你是南赋庄的人？”

南卿微笑：“姑娘也听说过我们南赋庄？”

“听过啊，那个，很出名的嘛，嘿嘿。”

“哦？看不出姑娘也是江湖中人，不知姑娘师从何处？”

这个……祭门是个杀手门派，师父手上不知有多少条人命，渺渺当然不敢说自己是纪寥的徒弟。指了指身后的山谷，她含糊其辞道：“我是从那山谷里逃出来的。”

“逃出来？”

“是啊。”见对方不信，渺渺忙不迭地补充道，“那山谷里有很多恶人，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抓进去了。今日才有机会逃出来。”

南卿看她一眼，不动声色地问道：“恶人？他们抓你做什么？”

“呃，他们都是些杀人狂，想训练我也去杀人，可是我太笨，身体也不好，他们觉得我杀不了人，便让我做个洗衣煮饭的丫鬟。”

呵，有问有答，这丫头的话倒是说得顺溜。南卿漫不经心地看着她，心思又暗自转了好几圈。他前夜追踪纪寥至此，看样子这附近确实就是祭门的据点，然而眼前这女人说的话听起来真假参半，到底有什么目的呢？

兴致有点被勾起来了，南卿索性顺着她的话问道：“现在姑娘逃了出来，可有去处？”

大哥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！渺渺忙掩住欣喜，垂眼凄然道：“天大地大，我哪有什么去处。那些杀人狂发现我不见了，一定会追来杀掉我的。我听说南赋庄匡扶正义锄强扶弱，现在只求公子能收留我。”

南卿一听，好看的眉毛顿时揪了起来，摸着下巴沉吟良久：“救命恩人，在下当然会照顾的。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